

父亲 亲母亲

煤油炉蒸出的美味鸡翅

任焯越

那天,带外孙去游泳。回来的路上,已经有了儿子的女儿说,现在做了母亲才知道,带孩子是多么的辛劳。想起我在阿爷阿娘处念小学时,他们已是七旬高龄了,真是很不容易的。女儿的话,让我不由想起父母亲带女儿的一些往事。

女儿上幼儿园时,我们一家三口早出晚归,在父母家吃了晚饭才回自己的家。早上大多由我从杨浦五角场的家,乘55路公交车,把女儿直接送到南市福佑路的一家幼儿园,下午由父亲去把她接回来。

当时父亲已退休多年,正在工作了十几年的进出口贸易公司所属“三产”当主管会计。为了接孙女,他下午三四点钟就离开了外滩的单位,走到离城隍庙不远的幼儿园,接了孙女回家。

阿爷接了孙女有个老规矩,要给她加点“油”,简单点的就是夏天买个冷饮,冬天买个葱油饼、油墩子、臭豆腐干什么的。有时爷孙俩来了兴致,就会去城隍庙兜一圈,吃客小笼包加鸡鸭血汤或小馄饨,再从丹凤路、梧桐路走回家。

有一天,我在外开会,回家较早。刚坐下,见父亲领着孙女从幼儿园回来了。只见父亲走路有些异样,我忙问怎么啦?父亲说,没什么,在路上扭了一下,贴张膏药就没事了,说着朝孙女使了个眼色。

在父母家吃了晚饭,我急着回家

赶一个材料,忘了问女儿阿爷脚扭的事。后来有一次在聊天时,听母亲无意中说起,那天父亲是被自行车撞了一下,还出了血。我忙问父亲要紧吗?父亲淡淡地说不要紧,早好了。

晚年父亲卧床时,有一次我给他洗脚剪趾甲,母亲指着父亲略有畸形的大脚趾对我说,这就是那年接光星从幼儿园回家时,在路上被自行车撞的。我捧着父亲脚问他,疼吗?!这时,父亲已失智两年多了,看着我,只是呵呵笑着。我抚摸着父亲的脚趾,心里不禁涌起了一股酸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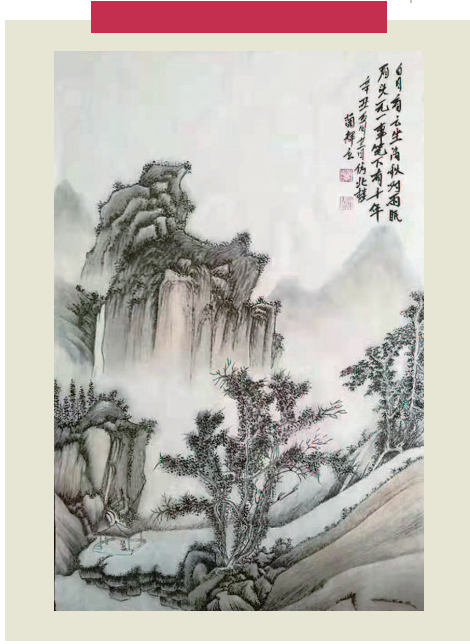
女儿读小学时,在离父母家不远的人民路第一小学就读,中午就回阿娘家吃饭。阿娘必会给孙女烧一两只新鲜菜。每天中午孙女放学回家,桌上早已放好了她喜欢吃的荤素菜肴,常常馋得女儿来不及洗手,就去尝鲜。

有一段时间,母亲胆结石复发,不能下楼去厨房烹饪,她就忍着病痛,在楼上用平时我们热牛奶的一只老式带芯煤油炉,硬是烧出她和孙女两人的饭菜。在楼上不能开油锅,母亲就用蒸的方法,每天变换不同花样,烧出清蒸排骨、清蒸鸡翅、清蒸肉柳、清蒸茄子、清蒸黄鱼、扁鱼、河鲫鱼等美味菜肴。母亲是厨房“达人”,简单的蒸菜,照样让女儿吃得津津有味、营养丰富。

女儿在人民路一小读到了三年级,转学去上海老街后面的聚奎街小学上学。新的小学不但离家远了,还要过一条

马路。阿娘很担心孙女过马路安全,上午去学校时,就领着她穿过马路,下午放学时,就等在窗口(我家老宅正好临马路),见孙女放学走到家门口的马路对面时,看着她过马路,才放心。

有一年夏天,快放学时,突然下起了雷阵雨,恰巧女儿忘了带伞。父母亲见倾盆大雨越下越大,没有停下来的迹象,就带着雨靴与雨衣,去学校接孙女放学。接了孙女,一路顶风冒雨走回家时,两老浑身上下都湿透了,赶紧换了干衣裳,但还是感冒了。父亲体质尚可,咳嗽了几天就好了,母亲却因此发了好几天烧,吃了消炎药才痊愈恢复。



白日看云坐 清秋对雨眠 兰辉立 作

丁汀

远在澳大利亚的小姨的儿子也快要有儿子啦,即将晋升为阿娘的小姨兴奋得有点不知所措,为啥?正为未来的孙子还没取好中国名字而急得团团转。于是,借助便捷的微信,恳求我从繁杂的编务中拨出空隙来,为她的孙子取个“有腔调”的中国名字。

其实,悉尼的“唐人街”不乏对汉语有造诣者,何苦远隔重洋,非要我取名呢?

事情还得从曾给小姨的儿子取名说起:

早在28年前的1993年,那年是鸡年,当时还在上海的小姨生了一只“小公鸡”。当时,我闻讯沉思片刻,心里笃定:鸡年生的“公鸡”,首先跳出来的就是一句“一唱雄鸡天下白”。然而,要将这个众所周知的语境转换成有点意思的名字,确也蛮考验文字功力的。小姨夫妻俩均为中国之大姓——周姓,本就够气势。在前诗句语境下,周可作寰宇、四周解。旋即联想起广大天边的“昊”,又指天,引申为天下。于是“昊白”二字自然联结,一个鸡年男孩颇有涵义、且朗朗上口的名字起好了。小姨夫妻俩吟哦片刻,突然一致叫好,还过份地夸了我一番。

由于我先前曾给多个小辈取过一些皆大欢喜的名字,所以,小姨和连襟这次自然要铆牢我了。

眼下,要给牛年出生的第三代取个中国名,又一次愁坏了已移居澳大利亚多年的一家人。所以,两个月前,小姨早就预约我这个远在上海的三流文人。当时,我曾给过闪电般的回应,起了好几个“周犇”之类的应景名字,然而,回答不满意。无奈,“客户”不接受,我只能暂搁。

时至今年预产期的5月,微信又来,我预感躲不了,只能进入状态:一改牛年具象表达,直取意境,既要吻合长辈的心绪寄托,还得考虑与其父之名对应。于是,“宇轩”——一个在时下中国颇为流行的名字呼之而出了。为了说文解字,我的解释是:宇,寰宇,意合同一个地球村;轩,轩昂,意合牛年气势,引申为轩轾,是中国的象征,以后让这个孩子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;子之“宇轩”又与父之“昊白”相对应,自己也觉得蛮满意。

远隔重洋给小辈取的名字发过去了,孙子还没出生,小姨就已叫开了,一迭声称好。待孩子出生的视频发来,其父揉捏着儿子肉嘟嘟的腿帮,欢叫着“宇轩”的新名字,像煞也要让儿子立马叫出来似的。这位年轻的父亲还破例给我这个姨夫发私信:“我喜欢宇宇,老婆喜欢轩轩。”欢乐之情,溢于言表。

起好一个中国名,能给“四世同堂”的一家子五口人带来快乐并将伴随孩子的一生,太值了。

隔洋取个中国名

忆当年

看“放淌”之往事

严志清

小时候,经常有戏班子到我们月浦镇上的茶馆或借人家大的厅堂唱滩簧(即现在的沪剧)。那时大多数人家比较贫困,一般不舍得买票看戏。当时戏班子演戏有个惯例:戏演到过半,戏馆就开放,免费让没钱买票而想看戏的人进场看戏,这叫“放淌”,又称之为看“戏屁股”。所以,每当演出时,在戏馆门外总有不少人等着“开放”,好进入场内看戏。

那时,每到下午3点多钟学校放学后,我们这些无钱买票的小孩子就背着书包挤进人堆里去看“戏屁股”。虽说是“戏屁股”,却往往是戏的高潮或是最精

彩的部分,所以看的人非常多。演员们看到场内人头济济,演出也更卖力。有时,看“戏屁股”的人比买票的观众还要多。这样,戏老板岂不要蚀本了么?其实,这恰是戏老板的聪明和远见:因为场内位置空着,这既无票房收入,也不能少交场租费;观众寥寥无几,场内冷冷清清,演员的演出情绪也会受影响。戏老板懂得,要想生意好,除提高演出质量外,还要靠培养众多的戏迷和广泛的宣传,提高戏班的知名度。用现在的话说就是“广告效应”。演出时的“放淌”,让大家看“戏屁股”的做法,就是培养戏迷和扩大宣传的经营良策。

实际上也确实像戏老板所预期的那样,那些看了“戏屁股”的人们,都自动当

满室山石皆盆景

虞荣舜

周六,我们全家自驾直奔枫泾,一则尽享踏青之乐,二则与大世界基尼斯之最(制作微型盆景之最:1000例)创造者马伯钦老师相约,参观他的微型盆景工作室与展馆。

走过明代小石桥,穿过狭长圣堂里,马老拄一拐杖在路口迎候。我们相见甚喜欢,畅叙旧情。从我采写他的文章发表至今已十年光景,早已过耄耋之年的他,依然逐梦不已,童真不改。几十平方米的空间,“满室山石皆盆景,丹青雅韵尽意趣”。

马老自幼酷爱艺术,在上海青年美

专攻读美术专业,原在纺织厂、服装公司搞图案设计,“退休后没事做,被好友带进了上海市盆景协会。”开始时,他学养植物盆景,但植物对光照、水分要求多,养一盆死一盆,心里“很受伤”,于是萌生学做山水盆景的想法。因不占场地,好管理,无污染,多品种,不满意可随手改动,从此一发不可收。

微盆制作工序繁复,他先在纸上白描草图,接着对各种材料锯、剪、磨、锉、擦、涂,再用胶水将各部件粘在白盆上。诸多材料有的是旅游时留心捡来的,有一次在温州,见一盆景门店拆迁,便将一堆器具悉数低价收购。在女儿家装修丢

弃的不起眼的木头里“淘宝”,“这多像一棵树或一座桥,和前几天捡回来的石头正好配在一起。”

马老数十年孜孜以求,在用石上富有变化,在绘画中选取题材,小品饶有情趣,又擅长营造大格局。一枚枚乏人问津的小石,在其融古纳今中化为一颗颗文化珍奇。无论是“西子湖畔”的山水盆景,还是“春满渔楼”的故乡情盆景,抑或“三顾茅庐”的戏剧盆景与《望庐山瀑布》《赠汪伦》等唐诗盆景,制己所爱,抒其心声。

马老在居室挂有一幅自撰诗作:“书香墨趣流雅韵,满室山石成盆景。白发皓首如童心,自寻乐趣悦无境”。“我岁数大了,眼睛和腰都不行了,唐诗三百首做了一百首,希望在有生之年都做完。”他说,唯一的担忧是技艺薪火失传,后继乏人。